

源於
奧運
李漢源

如箭在弦的「疫下奧運會」

時間愈來愈逼近，不足兩個月，7月23日「東京奧運」就會正式開幕。雖然如此，但直到近日仍然會有不少人懷疑，到底這個多災多難的奧運是否會取消或再延期呢？

就目前進度，似乎這兩個選項也不會存在，因為整個奧運好像已經開始運行了，各地工作人員已經陸續到達東京，全世界都希望以此全球盛事一洗疫情籠罩的陰霾，而我們香港這方面的五間電視台組成的製作團隊也大致上組成了。

今次香港轉播奧運，是轉播時數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，五台合共不少於4,000小時，大會製作比賽片段約7,000小時，即香港可以轉播一半以上的片段，所以這一屆是香港電視觀眾最有眼福的一屆奧運，差不多每一位觀眾想看什麼比賽項目也可以收看得到。

要能欣賞到精彩的奧運節目，除了政府付出版權費外，各電視台也要投放不少資源去轉播才可以達到，雖說轉播，其實當中的製作比想像中要複雜很多，就以人手安排為例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有些工作人員覺得日本是疫區，危險性很高而放棄前往日本，過往經驗，上一屆巴西里約奧運也發生過，當時巴西塞卡病毒，也有電視台製作人申請工作證後退出前往；而今屆更甚，除了要在新冠病毒高危地區工作外，還要在到達當地時進行檢疫，此後乘搭專車到達住宿專用酒店，並在「氣泡」內工作14天，14天後如無中病毒，則可以放寬乘公



方芳

一個響號

在香港仔巴士總站看到這麼一幕，一對老夫婦拄着柺杖橫過馬路，一輛雙層巴士緩駛入站，被老人家的「慢步」礙着去路，司機認為馬路上行車優先，於是響號以示不滿，殊不知老夫婦受到響號驚嚇，急步快走雙跌倒地上，婆婆幸好無事，但伯伯則傷及後腦流血，途人忙於急召救傷車……巴士司機可能認為責不在己，埋站接了乘客不顧而去。

巴士司機沒有傷人，按法理沒有責任；但間接上引致他人受傷，是有違情理的。老夫婦已橫過馬路一半，還有必要響號警示嗎？如果駕駛態度好一點，看清楚是長者，更要多一份容忍。當然，司機沒有想到，一個響號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，法理無罪，情理有欠，未知他可會為此而內疚？

把此事跟年輕人分享，殊不知年輕人竟說，途人不守交通規則，橫過馬路是不應該的，司機響號無可厚非，很難說這就是不好的駕駛態度。年輕人是駕駛者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，就有不同的觀點，就得出這樣的簡單結論。微觀着眼於規則，非黑即白，後果自負；宏觀看事，從大環境考慮，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安危。

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，經敵對勢力攬炒之後，出現兩極思維。兩極之下，親友關係有了微妙變化，因為政見的分歧，談不到一塊，從親近變得疏離。身邊兩位朋友的孩子，一夜之間「失蹤」，據父母說是「移民」海外去了，「移民」之前不露半點痕跡，也不曾向親友告別，相信有難言之隱。父母承受骨肉分離之痛，也無法向親友訴苦，對人歡笑背人愁，眼淚只能往心裏流。這些父母可能感到委屈，當初若能引導孩子宏觀看問題，不至於會有今天的結果。



小臻

現代人都喜歡自欺欺人

自己發掘真實的人生又是什麼樣的智慧？有人說這種借助網絡的有償情感服務，是不少年輕人尋求情感慰藉和解壓的方式。有償情感服務根本無意義的，不值得鼓吹。

健康的解壓方式應該走出「虛擬世界」，做運動，找樣愛好，才是正道。而且「虛擬戀人」、「虛擬男友」製造假「甜蜜」的同時也暗藏各種陷阱。君不見不時出現的網上情緣騙案，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都有人中招，為「虛擬戀人」花費重金最後卻落得「情財兩空」，損失慘重。找網友一齊打遊戲、互動交談磨時間還可以，感情慰藉還是找個對的人。有人呼籲相關部門規範互聯網平台提供陪伴服務的行為，其實規管不及教育重要。

除了喜歡感情上自欺欺人，有人在投資上也是，「虛擬貨幣」的出現兼被狂炒賣得火熱。一個將假象作為真實，呃人呃自己的夢幻遊戲，有些人玩得樂此不疲。「虛擬貨幣」明知是虛構出來的一樣東西，有人肯用真金白銀去炒賣，還說為投資，吾等認為連賭博都不如，賭博有籌碼在手，贏了可以兌換錢拿回家，「虛擬貨幣」好像永遠存在於一個不可捉摸的空間內，沒有與實物掛鉤，在吾等外行人眼中覺得如同騙局。無奈這個世代太多人都喜歡活在虛擬世界，真假對他們來講似乎不重要，甘心被騙，恐怕是科技進步的悲哀。

中國內地監管機構日前發布聯合聲明，要求金融及支付機構不得開展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業務。金融機構、支付機構等不得開展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業務；不得使用虛擬貨幣為產品和服務定價；不得承保與虛擬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，或將虛擬貨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等。決定真英明，相信會挽救不少家庭。

走向西島

五一期間，女兒帶我們去了一趟三亞。三亞的美，早就聽人說過，只是從年輕人口中說出來，就彷彿這裏是他們的天下了。陽光、沙灘、海灣，因《非誠勿擾》而蜚聲中外的亞龍灣熱帶森林公園，更是青年們慕名前往之地。而我的腦海裏浮現的卻是紅色娘子軍、海島女民兵、深藏在高山密林裏的村寨，黎族人家特有的刺繡、歌舞，以及挺拔秀麗的椰林。

我認為，西島，是女兒專門為我安排的最美的景點之一，它不僅有海南各島的海風林韻，還有珊瑚石砌的房屋，一座座帶有斑駁印記的老房子，彷彿在靜默的時間裏記錄着光陰。走進西島文創園，陳舊的房屋內豁然開朗，長長的牆壁上懸掛着竹笠，隨處可見的漁家元素凸顯出文化韻味。在燭黑的圍牆下走過，曲折的小巷裏，觸摸當年漁村的歷史，我在《西島拾遺》中看到有這樣的介紹：西島是海南島南端的主要離島，古稱「西瑁洲」……在新舊交替的老漁村行走，才能見證美麗鄉村的一步步蝶變。

西島位於三亞灣國家自然保護區內，居民主要以漢族為主，所以到西島，除了漢文化，不會給人陌生的感覺。漢族是西島最早的原住民，世代以打魚為生。走進從前的小漁村，密集而低矮的房屋，燭黑的牆壁，破損的門窗，古老的珊瑚石牆，都給人時光回返的感覺，唯一在眼前閃亮的，是黑色牆壁上綠藤的纏繞，給這些老舊的房屋增添了生命的活力。我從沒有見過如此低矮的房屋，或許是受當年建築材料所限，或許是為了抵擋海島上的風暴，它就那麼低矮地站立在海邊，以百年之軀，任憑海上風吹雨打，潮來潮往。

幾番打聽，我尋訪到臨近海邊的「海島女民兵」展館，迎面而來的一位阿婆對她們的事跡了如指掌。那是一座普通的二層小樓，登上階梯，一塊「不愛紅裝愛武裝，南海前哨競風流」、「愛島建島無私奉獻，愛軍精武無悔青春」的連魂、連訓牌張貼牆上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一部由謝鐵驪執導的電影《海霞》在全國公映，影片主人公海霞和海島女民兵的事跡從此傳遍大江南北，這部影

片就是由軍旅作家黎汝清的小說《海島女民兵》改編而成的，而西島，則是影片的改編地，也是西島女民兵誕生地。

黎汝清，山東省博興縣八甲村人，曾任渤海軍區衛生部見習編輯、華東野戰軍縱隊宣教幹事，1958年後在南京軍區創作室從事文學創作工作，1966年以《女民兵的故事》為題在《收穫》開年第1期上發表，同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並更名為《海島女民兵》。1971年，應廣大群眾對國產故事片的迫切要求，國務院文化組決定恢復故事片的生產。謝鐵驪在尋找有關故事題材的時候，發現了黎汝清創作的這部長篇小說，便將它改成了電影劇本《海霞》，北京電影製片廠將其列入拍攝計劃，組建了攝製組，經過種種曲折，終於在1975年初完成了拍攝。影片呈現了海島女民兵亦漁亦武、保衛海島的日常生活。

其實，真正的「海霞」不是西島人，該片女主角海霞的人物原型叫汪月霞，是浙江省洞頭縣北岙鎮一位普通的漁家姑娘。「如海島霞光，絢爛滿天」說的就是當年的她。出生在鵝尾礁一個貧苦漁民家庭的汪月霞，不僅有一個傳奇的人生，還有一個身份是女民兵連長。當年的她帶領女子民兵連在軍訓之餘參加國防施工、挖戰壕、修坑道、開山築路，幫助部隊養豬、種地，多次獲得中共浙江省委、浙江省軍區、南京軍區、中央軍委的嘉獎。1960年在全國民兵代表大會上得到過毛澤東、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接見，《海島女民兵》便是根據她的事跡寫成的。

雖然《海島女民兵》這部小說取材於洞頭村女民兵連，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島女民兵的稱號風靡全國，絲毫不亞於當年「紅色娘子軍」的傳奇經歷。西島位於祖國南端，是邊防海疆和南海前哨，為了保家衛國，從1959開始，根據形勢的需要西島的漁家姑娘們先後成立了「女民兵炮班」、「紅色娘子軍民兵連」，她們頂着社會上種種壓力，勤學苦練，克服困難，以高昂的鬥志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本領，使「海島女民兵」成為幾代人的榜樣。

與六七十年代不同，今天的海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美麗的西島成了三亞旅遊的打卡地，它因被譽為「海上桃源，動感天堂」而令人心生嚮往。西島的海域是極佳的潛水海域，站在海上伸出的棧橋上，能看到成群的青魚在海水裏游來游去。西島西北之處的沙灘廣闊柔軟，是海邊遊樂及各種海上運動的主要場地，有釣魚、潛水、摩托艇、拖曳傘、香蕉船、動感快艇、玻璃船海底觀光等許多傾力打造的項目和設施。不僅如此，這裏還是珊瑚礁國家自然保護區，珊瑚、貝殼的點綴是島上無聲的文字。

到西島，首先應遊覽附近的美景，而我卻優先選擇了去漁村，等漁村遊完才匆匆前往「金牛奔海」、「開天闢地」、「海誓山盟亭」、「靈龜奇石」等景點，而這些景點就坐落在牛王嶺附近。有的隔山相望，有的與大海相鄰。牛王嶺，位於西島西南方，因為形狀酷似牛鼻子，所以也叫做牛鼻嶺。這是一個很小的島嶼，站在島上能欣賞到海天一色的壯闊，顯現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礁石景觀，標誌着海島之名的「金牛奔海」雕塑栩栩如生，金光閃閃。西島周邊的風光是旖旎如斯。

走進西島，就是為了感受美麗的漁村風情。這裏有跳房子音樂酒吧，泡泡小吃店，我在「山蘭米椰子餅」小店遇到十分甜美的小主人，這個三四年級的小姑娘很會介紹自家的小食品。在那裏各買了一份蝦味和椰子味的油炸餅當午餐。西島雖小，卻不乏美食，仙人掌魚湯、海膽蒸蛋、西島五花肉糉子、炒小魚乾、螃蟹、米糕、椰子雞湯等等眾多原汁原味的美食，在這裏盡情地展示自己的特色，給遠道而來的客人奉上最美的佳餚。

從西島回來已經十多天了，我對手機拍攝的照片仍然欣賞不已。當年影片《海霞》從主題到故事、從攝影到音樂都創造了當時中國電影的藝術高峰，而影片中所展現的「愛島尚武，勵志奉獻」的精神也將會激勵着人們砥礪前行。西島沒變，西島的人們也沒變，然而西島卻再也不是當年一隻舢舨搖落黃昏的那個西島了。當我把拍攝於西島的照片發進朋友圈，一時間，小小的朋友圈成了大家懷舊的場所。很多年齡相仿的朋友都說是看着《海島女民兵》長大的，尤其是觀看電影《海霞》，至今還記得當年澎湃的心情。



伍呆呆

在魚腥草裏咀嚼歷史

不久前在後院的空地裏埋下了一片魚腥草的老根，之後便一直盼着下雨，然而每日只能在天氣預報中看到陣雨的消息，天氣炎熱無比，「陣雨」卻只是擇地而下，一直沒有下到我的園子裏來。即便如此，因我每日勤勞的澆灌，那片魚腥草也漸漸地發了芽，空地上冒出一片新綠，看了令人歡喜，只等着它們長大後將之採摘食用。

我的吃貨朋友們對美食各有偏好，有的不吃辣椒，有的不喜魚腥草。尤其是魚腥草，與香菜、檳榔一般，被眾多的吃貨嫌棄，就連著名的大吃貨汪曾祺都在文章裏寫到過自己吃魚腥草的感受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苦，倒不要緊，它有一股強烈的生魚腥味，實在是招架不了！」汪曾祺在文章裏似乎只說了魚腥草的味道，並未詳細地寫它的來處和吃法。據我的猜測，汪先生食用的大抵是水生的魚腥草，我亦吃過幾次人工種植在水中的魚腥草，確實是草如其名，有一股濃濃的魚腥味。然而長在旱地或田坎邊的魚腥草的味道卻與之有很大的區別。

所以，一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浪漫情節或名人口中的諧趣之言，在另一些智力欠佳或受教育不足的人的理解上，可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。而女兒或女性，往往作為照顧者，承受的壓力和危險，極需社會的關注和幫助。

不管喜不喜歡吃魚腥草，多數人對魚腥草的別名「折耳根」是熟悉的。喜吃、嗜吃折耳根的多是西南人。西南人中，川人好麻辣，滇人好酸辣，貴州人喜糊辣，無論怎樣的辣都是火熱的，折耳根天然的清涼和微苦便與火辣成了諧和的拍檔，碰撞出了無數的帶着魚腥味的美食。

折耳根最常見的吃法，是選潔白鮮嫩的根莖掐成小段，以鹽、生抽、陳醋、辣椒粉、花椒粉、香油和糖等作料涼拌，入口便是讓味蕾炸開的獨特清香。在貴州有將折耳根與腐乳、豆豉、薑葱蒜等做成火鍋調料的，還有將折耳根放進名為「絲娃娃」的素春卷裏做配料的；相對於其它地區喜吃涼拌根莖，四川的吃貨大多選擇吃鮮嫩的折耳根葉子，折耳根炒臘肉和折耳根燒烤亦是他們相當喜歡的兩道菜；而到了雲南，幾乎家家的餐桌上都常備一道涼拌折耳根，雲南人愛吃的土豆和折耳根是絕配，烤石屏包漿小豆腐的時候也少不了配上折耳根……

雖然魚腥草的「擁躉」多在雲貴川，然而據說魚腥草最早為人知的卻是在浙江紹興。紹興

有座小山叫蕺山，是越王勾踐臥薪嚙膽的地方，勾踐受臥薪嚙膽之苦又遇上災荒年，便帶着部下在山上尋野菜吃，發現一種能充飢的野菜，因其味似魚腥，將其命名為魚腥草，亦名「蕺草」，又名「岑草」，於是《吳越春秋·勾踐入臣外傳》中又有一說：「越王從嘗糞惡之後，遂病口臭，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，以亂其氣。」後宋人王十朋寫了一首詩名為《詠蕺》：「十九年間贍厥嘗，盤饅野味當含香。春風又長新芽甲，好擷青蒿薦越王。」把勾踐和魚腥草都褒揚了一番。又據說《紹興府志》也曾記載過「豐年惡爾臭，荒年賴爾救」的民諺來公正地讚頌魚腥草。如此，吃魚腥草的時候，還能在舌尖上咀嚼一段微苦的歷史。

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先生去世，大家在悼念之餘，他說過的關於「一粒種子」的話又在網絡廣為流傳。我想，除卻水稻，魚腥草作為災荒時代的救命草和如今大眾餐盤中的美食，與大自然饋贈給我們的所有食物一樣，都值得珍惜。

獨家風景
呂書練

父親的前世情人？

常聽人說：「女兒是父親的前世情人。」這句話出自哪裏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包括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、德語小說家卡夫卡，以及台灣畫家兼作家劉墉等，還有不少當了父親的男人現身說法，談自己和女兒的關係。

按佛洛伊德的分析，女人有一種戀父情結，或許是異性相吸，或文化傳統的強者保護弱者（假設女人是弱者），父親一般較疼愛女兒，也較信任女兒，女兒也相對信任乃至崇拜父親。但信任的方法未必適合，乃至有可能變質。

以電影《父親可否不要老》中表達的為例，父親忘記了身邊很多人和事，唯獨記得女兒——雖然間中有誤認，亂發女兒脾氣，卻信任和依賴女兒。人老了，體弱身虛，往往有返老還童現象，既害怕孤獨，也對陌生人有戒心，對身邊的人極度依賴，害怕失去她的保護。影片中的父親就是這樣。

他總擔心女兒離開自己，不時製造一些麻煩，引起女兒注意，並埋怨女兒拋棄自己，卻沒想過女兒的幸福。女兒多次跟他說，自己很愛男朋友，希望搬去一起生活，遂為父親找專業護理員。但父親一方面或許



●《親親我》中的爺爺和小孫子。作者供圖



伍呆呆

在魚腥草裏咀嚼歷史

不久前在後院的空地裏埋下了一片魚腥草的老根，之後便一直盼着下雨，然而每日只能在天氣預報中看到陣雨的消息，天氣炎熱無比，「陣雨」卻只是擇地而下，一直沒有下到我的園子裏來。即便如此，因我每日勤勞的澆灌，那片魚腥草也漸漸地發了芽，空地上冒出一片新綠，看了令人歡喜，只等着它們長大後將之採摘食用。

我的吃貨朋友們對美食各有偏好，有的不吃辣椒，有的不喜魚腥草。尤其是魚腥草，與香菜、檳榔一般，被眾多的吃貨嫌棄，就連著名的大吃貨汪曾祺都在文章裏寫到過自己吃魚腥草的感受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苦，倒不要緊，它有一股強烈的生魚腥味，實在是招架不了！」汪曾祺在文章裏似乎只說了魚腥草的味道，並未詳細地寫它的來處和吃法。據我的猜測，汪先生食用的大抵是水生的魚腥草，我亦吃過幾次人工種植在水中的魚腥草，確實是草如其名，有一股濃濃的魚腥味。然而長在旱地或田坎邊的魚腥草的味道卻與之有很大的區別。

所以，一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浪漫情節或名人口中的諧趣之言，在另一些智力欠佳或受教育不足的人的理解上，可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。而女兒或女性，往往作為照顧者，承受的壓力和危險，極需社會的關注和幫助。